（插图典藏本）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译者 周扬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权威珍藏版

被誉为“超越国界的伟大文学作品”
先后被译成二十种文字，在二十六个国家出版
一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佳作**，被视为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
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书目**

团中央给青少年树立“**人生的路标**”十本必读书目中的第一本
位居“**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榜首
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坚毅、勇敢和执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周露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46-0288-3

Ⅰ.①钢…Ⅱ.①奥…②周…Ⅲ.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7632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出版人：田辉

著者：（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者：周露

责任编辑：史文良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话：010-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010-68469781（发行部）

010-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监印：敖晔

开本：32 开（880mm×1230mm）

印张：8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46-0288-3

定价：24.80 元

序

由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年)创作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迄今为止，它已被译成73种文字，在47个国家出版。小说还被搬上了银幕，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剧院上演。是什么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使它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魔力，在人类已迈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受到大众的喜爱?笔者认为：是作者塑造的保尔·柯察金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征服了广大读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正如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所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已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生活教科书。"

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深刻理解时代的要求和精神，创作出保尔·柯察金这样一位符合时代呼唤和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法捷耶夫在1936年给奥斯特洛夫斯甚的信中赞誉道："我觉得在整个苏联文学中，暂时还没有其他的如此纯洁、迷人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如果保尔牺牲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那么他与千千万万的苏维埃英雄就没什么区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保尔面对各种困难，特别是在遭受了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沉重打击之后，还在日思夜盼着如何尽快重新归队。保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是一种斗士的形象，他敢于向命运挑战，为了理想和事业勇于牺牲、勇于奉献，有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属于人类永恒道德范畴的优秀品质，因此，保尔精神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普遍意义，他的艺术魅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他的精神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

同时保尔也不是一位苦行僧似的革命者。书中以较大篇幅展示了革命者的浪漫情怀，作者对少年保尔与冬妮亚纯真的初恋之情、青年保尔与丽达之间朦胧的恋情以及保尔与达雅之间真挚的夫妻之情的描写均非常引人入胜，特别是保尔与冬妮亚之间那段纯美的青春之情

曾激起过多少少男少女美好的联想。当然保尔的爱情抉择都是以理想和事业的需要为前提的。

本书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新版三卷本《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中的小说原文节译而成。新《文集》的编者认为，这个校正过的版本是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作品原貌的，可以作为今后再版的依据。新增添的内容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历史原因被删去的。在新版本中，生动描绘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共党内激烈的思想斗争，同时保尔的形象更加丰满，他也曾信过教，也曾参加过工人反对派。本书虽为简译本，但是在保留原文精彩章节和内容的同时，尽量保留了新增加的内容，以方便读者与以前的各译本作对照，增添名著新读的乐趣。

对于为本书的出版默默做了许多工作的编辑同志，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

周露

于浙江大学求是村

目　录

第一部.....1
第一章.....1
第二章.....9
第三章.....18
第四章.....32
第五章.....37
第六章.....48
第七章.....62
第八章.....71
第九章.....78
第二部.....88
第一章.....88
第二章.....97
第三章.....113
第四章.....122
第五章.....127
第六章.....132
第七章.....143
第八章.....156
第九章.....16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统统站起来！”

一个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似乎要刺穿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孩子——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

“你们坐下。”神甫朝两个女孩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的一对小眼睛紧盯着四个男孩。

“过来，小鬼！”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块的男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捣蛋，谁抽烟?”

四个男孩小声回答：

“神甫，我们不抽烟。”

神甫的脸气得通红。

“小浑蛋们，你们不抽烟，那么谁往面团里撒烟末儿的?不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男孩自动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线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什么也没找到，便转而逼视第四个男孩。他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干吗像木头似的站着?”

黑眼睛男孩强压住心头的仇恨，瞧着神甫，低声回答：

“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摸缝死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谁搞的恶作剧——糟蹋面团了！你以为这次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鬼，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母亲恳求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饶不了你。给我滚出去！”

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耷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甫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甫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掏出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甫家准备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上。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最下面的一层台阶上。他想，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这下回家该怎么跟母亲说呢？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这该死的神甫。可为什么我要撒烟末儿呢?都是谢廖沙怂恿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可恶的老畜生撒一把。’这不，真的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啥事也没有，而我呢，却很可能要被开除。”

保尔和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了仇。有一天，他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不准回家吃饭”。为了不让他独自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淘气，便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保尔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瘦瘦的，穿着黑色的上衣，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大嘴巴，听着他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跟地球也很相像。他觉得非常惊讶，真想站起来跟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可是他生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是信教的。他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他坚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以前的事。

保尔的圣经课，神甫总是给他打满分。祈祷文、《新约》和《旧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哪种东西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甫。到了下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了手。一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突然他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话头：

“混账东西，你胡说些什么?原来你是这么学圣经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分辩，神甫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后，给撞得鼻青脸肿和吓得半死的他，已经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回到家，保尔又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恳求瓦西里神甫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甫。既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任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神甫这顿没来由的体罚。他把仇恨埋藏在心，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还受到瓦西里神甫许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甫就把他赶出教室，接连好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过问他的功课。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补考。他们在厨房等候的时候，他把一撮烟末儿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

谁也没看见这件事，但是神甫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全都拥到院子里，围住保尔。他脸色阴沉，一言不发。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又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沉的嗓音把保尔吓得打了个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面色苍白，双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十二了。”母亲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时候管饭，当班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许偷东西。”

“瞧您说的，他不会的！他绝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母亲慌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命令说，随即转身关照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齐娜，带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茹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冲保尔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往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一面紧随其后，一面低声叮嘱：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可要勤快点，别让自己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一塌糊涂：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碗碟和刀叉，几个女工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不住地在擦这些餐具。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拍拍她的肩膀，说：

“弗茹霞，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格里什卡。你告诉他干些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名叫弗茹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然后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弗茹霞，等候她的吩咐。弗茹霞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好像在估摸他能干什么活，接着把从胳臂肘上滑下的袖子卷起来，用悦耳动听的、浑厚的声音说：

“小兄弟，你的活挺简单：每天清早把这口大水锅里的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材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另外，活紧的时候，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兄弟，活儿够多的，你会累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重音放在字母“a”上。保尔听到这种口音，又看到她那长着翘鼻子、泛着红晕的脸，不知怎么心里高兴了些。

“看样子，这位大婶挺和气，”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壮起胆子问弗茹霞：

“大婶，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呀?”

保尔说到这里，洗碗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哈！……弗茹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茹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看不清弗茹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未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卖力气。他知道，这儿可不是家里，在家可以不听妈妈的话。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那两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刻就冒出了火星。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水锅底下添些木柴，把湿抹布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保尔手脚不停地干了一个通宵，精疲力竭。第二天早晨七点，他把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

“喂，傻瓜蛋！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七点才换班呀。”

“谁乐意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就来。要是再啰唆，立马叫你脑袋上起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一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完班的女工们都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寻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强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

“老实点，别吓唬人，要不然自讨苦吃。明天我就七点来，要说打架，我不会输给你。如果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个硬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嘟哝着说。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以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在干活，谁也不能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了。

保尔在车站食堂干了两年，这两年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这期间，他吃了不少苦。在厨房里做下手，给煤烟熏了半年，又被赶回洗碗间，因为那个权势极大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倔犟的小伙计，生怕保尔为了老是挨他的打而捅他一刀。要不是干活特别卖力，比任何人都能吃苦耐劳，他早就被赶走了。

保尔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层，那里的腐烂味和泥沼的潮气扑面而来，他渴望了解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

弗茹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越发感到闷闷不乐。

这个爱说爱笑、天性快乐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了，于是保尔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早晨走进洗碗间，听见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在争吵叫骂，他便感到某种空虚和孤独。不知不觉，保尔的思绪回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上，他想起了弗茹霞。当时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沿着楼梯往下走，要到厨房去。在转弯处，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看储藏室，因为赌博的人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保尔回过头，看见堂倌普罗霍尔正往下走。保尔连忙钻到楼梯下面，等他走进厨房。楼梯下面黑漆漆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拐了个弯朝下走，保尔看见了他的宽肩膀和大脑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正在这时，又有人从上面跑下来，脚步轻盈而急促。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回头朝上看。

“什么事?”他咕哝着问。

那人走下楼梯，保尔认出是弗茹霞。

她拉住堂倌的袖子，压低嗓门，结结巴巴地问：“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抽回手。

“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他恶狠狠地说。

“可人家给了你三百卢布啊。”弗茹霞勉强抑制住自己，没有放声大哭。

“你说什么，三百卢布?”普罗霍尔嘲讽地说，“怎么，你想全拿去?好小姐，一个洗碗女工能值那么多钱吗?依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已经够多了。请想想，你有多走运！那些年轻太太比你干净得多，又有文化，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呢。陪着睡一夜，就挣到整整五十卢布，你该谢天谢地。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傻瓜客人。得，我再给你一二十个卢布，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只要你放聪明点，往后挣钱机会多的是，我会替你拉客的。”普罗霍尔甩下最后这句话，便转身走进厨房。

“流氓，坏蛋！”弗茹霞追着他骂，随后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到这场谈话，又看见弗茹霞浑身颤抖，把头直往柴堆上撞，他内心的感受真是无法形容。他没有露面，也没有做声，只是猛然一把紧紧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海里掠过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念头：

“连她也给出卖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茹霞，弗茹霞！……”

保尔心头对普罗霍尔的仇恨变得更深更强烈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唉，要是我身强力壮，一定揍死这个坏蛋！为什么我不像阿尔焦姆长得那么高大健壮呢?”

保尔结束这份工作比他预料的要早。这样的离开，也出乎他的意料。

寒冷的一月份的一天早上，保尔干完活准备回家，但是接班的小伙子没来。保尔去找老板娘，说他要回家，然而老板娘不放他走。保尔虽然疲倦，但不得不留下再干一天一夜。入夜时，他已筋疲力尽。在大家都休息时，他还得灌满几锅水，把它们烧开，等着三点钟到站的那班火车。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一滴水。显然水塔没放水。他让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谁知立刻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累了。几分钟后，水龙头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水注进水槽，很快就漫溢出来。水顺着瓷砖流到洗碗间的地板上，夜里洗碗间照例是没有人的。水越流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

一股股水流从正在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手提箱下悄然流过，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直到水浸湿了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他猛跳起来，大喊大叫，人们才慌忙扑向各自的行李。在另一个大堂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们的喊声，连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前，用力把门打开。原先被门挡住的水哗的一下全涌了进来。

喊声更响了。几个当班的堂倌跑进了洗碗间。普罗霍尔朝酣睡的保尔扑去。雨点般的拳头立刻落在保尔头上，他被打懵了。保尔挨了一顿痛打，好不容易才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家。

第二天早晨，哥哥阿尔焦姆阴沉着脸，让保尔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保尔述说了经过的情形。

“打你的是谁?”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披上短皮袄，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出去。

“我能见见堂倌普罗霍尔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过来。”

这个工人将魁梧的身躯靠在门框上。

“好，我等着。”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盘子，踢开门走进洗碗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上前一步，一只手重重地按住堂倌的肩膀，眼睛瞪着他，问：“你为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脱肩膀，但阿尔焦姆狠狠的一拳已把他打倒在地。他想爬起来，可第二拳比第一拳更有力，叫他趴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

那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明白，他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之后的晚上，阿尔焦姆才回家，这时母亲已经睡了。他走到坐在床上的保尔跟前，关切地问：

“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他在旁边坐下。“这还算运气。”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不要紧，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说定了。在那儿，你可以学到一点本事。”

保尔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阿尔焦姆的大手。

第二章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入车站，两个身穿军大衣、肩扛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于是几千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拥向广场。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一连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把持的市政管理局大楼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这里发生过变动。其他一切照旧。

一九一七年匆匆过去了。在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看来，一切都是老样子。老爷依然是原先的老爷。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异常。车站上活跃着一群新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前线回来的

士兵，都带有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这个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顺路拐进柯察金家的园子，躺在草地上。这时，背后响起了嘚嘚的马蹄声，他们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孩子依稀看见，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房子后面，转出了许多人和车，而紧靠着公路，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步枪搁在马鞍上。走在最前面的有两人，其中一个已过中年，身穿保护色军服，腰系军官武装带，军服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保尔的腰。“看见了吧，红蝴蝶结，是游击队。我敢起誓，他们肯定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得大喊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跑出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公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晚上，在改为游击队司令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在一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旁坐着四个人：一个是已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的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其他三个是指挥部成员。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用指甲在上面画着线路，一边向坐在对面的长着一口结实的牙齿、颧骨高高的人说：

“叶尔马钦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里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天亮就撤退。最好今夜就撤，不过大家太累了。凭我们目前的兵力去阻击敌人，那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六十个骑兵，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德国人正如同铁流，滚滚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会合，才能作战。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退，同时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毁。接下来谈谈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既然咱们是最后撤退的，理应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个小城有两个车站，是重要的铁路枢纽。我们必须委派一个可靠的同志车站上工作。现在我们决定一下，留谁在这儿开展工作。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留下水兵朱赫来，”叶尔马钦科走近桌子说，第一，他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容易在车站找到工作；第三，谁也没看到他跟我们的队伍在一起，他要今天深夜才能赶到。这个小伙子聪明能干，一定能胜任这里的工作。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说：

“对，叶尔马钦科，我赞成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不同意见吗?”他转向其余两位，“没有?那就这么定了。我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工作指令……同志们，现在我们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说，“这就是处理本城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有两万支步枪，还是沙皇打仗时留下来的。这批枪藏在一个农民的板棚里，日子久了，大家都忘了。板棚的主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希望能处理掉……当然，这批枪不能留给德国人。我认为应该把棚子烧毁，而且得立刻动手，赶在天亮前办妥。”

斯特鲁日科夫身材结实，满脸胡须，很久没有刮过了。他动了动身子说：

“为……为什么要烧掉?我认……认为应该把这些武器分……分发给老百姓。”

布尔加科夫立刻朝他转过脸去：

“你是说分发下去?”

“对。这样才对！”叶尔马钦科兴奋地喊道，“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其他想要的老百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些枪至少可以给德国人制造一些麻烦。要知道，德国人肯定会残酷地欺压老百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人们准会拿起武器来。”

“好，那么就把枪分发下去吧。”布尔加科夫同意了。

“所有的问题都讨论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可以休息到天亮。当朱赫来到了，就请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和他谈谈。而你，叶尔马钦科，请去查查岗哨吧。”

清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当锅炉工下手已整整一年了。小城里异乎寻常地热闹。保尔立刻发现了这种热闹，沿路越来越经常地碰到扛着一支、两支甚至三支步枪的居民。在列辛斯基的住宅附近，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跨上马背。

迎面走来一个男人，双肩各背着一支枪。

“叔叔，告诉我，从哪里领的枪?”保尔飞快地跑到他跟前问。

“在维尔霍维纳大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保尔竭尽全力朝指定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甸甸的、带着刺刀的步枪。

“你从哪儿弄来的?”保尔拦住他问。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枪，不过已经一支也不剩了，全都领光了。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只有些空箱子堆在那里了。而我，拿的已经是第二支了。”男孩骄傲地说。

听到这个消息，保尔非常伤心。突然，他灵机一动，急速转过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了那个已走过去的男孩，用力从他手里夺过了步枪。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支给我。”他用一种不许反抗的口吻说。

这样在大白天里抢东西，把那男孩激怒了。他扑向保尔，但保尔后退一步，端起刺刀，大喝一声：“走开，当心刺刀戳到你！”

男孩伤心地哭了，转身跑开，边跑边骂，可是没有办法。保尔心满意足地飞奔回家。他跳过栅栏、跑进板棚，把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横梁上，然后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屋子。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旁，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阿尔焦姆朝保尔点点头，然后转身对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弟弟。”

那人向保尔伸出一只长满老趼的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